

●
●
鹭江出版社

王钦之 著

礼

记

卷

一



龙 虎 风 云

王钦之 著

鹭 江 出 版 社

1988年·厦门

龙虎风云

王钦之

*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3.625印张 280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书号：ISBN 7-80533-081-6/I·27 定价：3.0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以仿说部形式写成的长篇历史小说。它以龙争虎斗之情节，风云鼓角之声势，鬼神莫测之玄机，生动而真实地描写了明代中叶以民族英雄、抗倭名将俞大猷为代表的俞家军驱倭逐寇，拯危救难的战斗历程，同时也展现了朝廷忠奸壁垒分明之争，地方督抚明枪暗箭之斗和贪官污吏荒淫无耻、误国误民的行径。

小说人物众多，场面广阔，历史感强，工余农暇披览，颇能得趣其中。

回 目

- 第一回 刮民脂扬幡设水醮
击军鼓请缨闯辕门·····(1)
- 第二回 俞大猷决策驱倭寇
张四维奉命截贼船·····(18)
- 第三回 造楼船演操五方阵
攻敌巢牵制两路兵·····(40)
- 第四回 陈方略上书挨乱棒
咏明月献诗励丹心·····(60)
- 第五回 乱纲纪严嵩擅朝政
应明诏大猷赴边关·····(79)
- 第六回 误军机边帅悲远戍
承部命指挥壮南行·····(92)
- 第七回 斩乱麻快刀诛首恶
诱山贼长枷锁元凶·····(111)
- 第八回 弯硬弓滩头射群寇
挥神剑海门斩巨魁·····(130)
- 第九回 为赤子将军披赤胆
拯苍生水师进苍洲·····(145)
- 第十回 侵西粤范贼鱼入网

- 败南澳倭酋鸟惊弓·····(164)
- 第十一回 禁海途朱纨乱决策
战舟山王忬急募兵·····(185)
- 第十二回 接羽檄参将膺重命
呕心血军门卧病床·····(206)
- 第十三回 黑虎将大破冲船阵
活阎王急遁花鸟山·····(220)
- 第十四回 依岩崖小杰摆战阵
张旗鼓大猷设疑兵·····(244)
- 第十五回 搆对吹斗智惊敌胆
义与理联姻订鸾交·····(264)
- 第十六回 俞剑韵献策歼流寇
王军门主婚缔良缘·····(282)
- 第十七回 三百兵奇袭十大寨
一千骑巧夺三座城·····(297)
- 第十八回 酸溜溜醋海飞血雨
冷嗖嗖乱箭射倭船·····(320)
- 第十九回 纵怒马生擒都统领
掀狂涛活捉众叛官·····(341)
- 第二十回 放焰火俞公决神策
进谗言严相陷忠良·····(362)
- 第二十一回 大理寺辩奸伸正气
安银堡克敌纵战车·····(382)
- 第二十二回 战平海奇兵获全胜
袭澎湖浩歌奏凯旋·····(408)

第一回 刮民脂扬幡设水醮 击军鼓请纓闯辕门

明朝嘉靖十四年，福建东南沿海的泉州、漳州两府在春旱之后，又连着一场夏季大旱。这一带方圆数百里地面，北起惠安，南至云霄、诏安，西起永春、德化，东至同安县的大、小金门岛，到处流火烁金，一片焦黄。过去水声潺潺的溪流，都变为砂砾暴露的荒滩；水草丛生的沼泽，也干燥得象煎鱼烤鳖的“烙盘”。田野上不见青葱的禾苗，连耐旱的地瓜苗都晒成千瘪的枯藤。城镇和村庄笼罩着死的气氛。饥饿的老百姓四处逃亡，路上经常可以看到饿死者的尸体。真是“河山一片伤心色，黎庶千家恸哭声”！

当时有位钦命御史金事、奉天巡抚福建大臣陈伍山，身坐八抬大轿，心胸坦然，闭目养神。他轿前有位旗牌指挥官，率领着三十二名锦衣绣袄的旗牌军，腰悬霜刃，身骑骏马，高举八面风云绣旗，八面肃静回避牌，八根杀威棒，八柄虎头枪，一路鸣锣开道，迤迤南来；轿后另有一名指挥，三名游击，身跨战马，带领三百骑军健，扈从紧跟，真是马蹄骄健，铃铛铮铮，好不威武雄壮。当他们来到惠安和泉州交界处跨江越海的洛阳大桥，指挥官发现有三具尸体横陈桥上，不禁嘘了一口气，回马到轿前拱手禀告说：“金宪大

人，洛阳桥上又发现饿死者的尸体，请令裁夺！”“你好蠢！”轿中的大臣为被搅醒了清梦，感到恼火，厉声叱咤道：“打伤的要他找大夫，杀死的要他报官府。这一路上饿死多少人，谁管得了喔？快赶路到泉州府城去，不要耽误行程！”“是！”那旗牌指挥躬身拱手，遵从地喊了一声，即勒转马头，扬鞭指挥着旗牌行列，高喊一声：“大家听着，绕过尸体，继续南进！”于是，队伍又在咣咣咣的铜锣声中，向南威武地前进……

世上之事，无奇不有。晋江下游的泉州府城，连日来出现了一番海市蜃楼般的神幻景象：那擎天宝炬般的五层石构紫云双塔，每层八角飞檐的风铃下面，都悬挂着用素绢绷扎彩绘的荷叶舒展、莲瓣初开的宝莲灯；塔上那用七宝铜铸成的葫芦顶，都缀上了一盏龙项骊珠般的绛色玻璃灯，流光映照，灼灼生辉。不少善男信女在拜塔之后，花钱化个“善缘”，换回一盏神灯，带回悬挂在住宅门前，希望能消灾祛难。因而大街小巷竟然出现了象元宵灯市那样，灯光焕彩，流辉十里。那高悬着“桑莲法界”的开元古寺的百柱大殿，正由一百三十六位和尚做着一场七七四十九天的罗天大醮。殿中青灯古佛，法像庄严；炉香结篆，高烛摇光；饶钹交响，钟磬齐鸣。偏是那些尊神任凭僧侣虔诚诵经拜忏，依旧是金刚怒目，菩萨低眉，谁也无法为芸芸众生施点法力，降点甘霖。相反地，连殿后那甘露井也泉枯水竭。主持斋务的了空和尚因供不上茶水，煮不成素斋，被住持大和尚智空长老找去申诫，说：“阿弥陀佛，你好糊涂。大家虔诚竭力，讽诵佛号，早已唇枯舌弊，喉头冒烟。不给点茶喝，自身不

能济，又哪能济别人？”了空和尚双手合十说：“我的長老，大家念了这四十九天经文，早把甘露井的水喝干了。要喝，怕要把观音大士座前那慈净瓶里的水，倒来解渴了。”“喔，我的如来老佛爷呀，”智空長老巴咂着干瘪的嘴唇说：“我智空已经是智尽力空了。你再也不发个大慈大悲，降点甘雨，这芸芸众生，将奈之何？”了空也叹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你長老日夜忧虑，智空力竭，都无济于事。我了空只好看着井水干了，茶锅空了——空了了空，四大皆空。除非派几个香火工，到晋江边挖坑取水，哪来供茶奉斋的神通？”智空点头说：“你看着办吧。阿弥陀佛！”

更荒唐的是，在水陆大醮过后，官府竟然异想天开，在水位已经落到只剩下一条浊水沟般的晋江下游——笋江上面，另外做了一场规模庞大的江海水醮。那由泉州卫指挥使司派出的镇抚段彪，统率着一千官兵，在四名指挥、十六名游击分头管带下，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荷戈执戟，拔剑张弩地列阵江边两岸。那段彪发布了命令说：“众军听着，不许看热闹的人高声说话，更不许越过用麻绳拦住的警戒线，以防奸民和不法之徒恣事窜扰。轻者捆上，重者棒打，反抗者格杀！”

这正是八月中秋之夜，但漫天阴霾，使那刚升上东山的月亮，显得朦朦胧胧，黯淡无光。从泉州湾外奔涌进来的滔滔海浪，把停搁在污泥滩上的五艘大画船漂浮起来。那中间舱面最大的一艘，船头上摆设着香案，供着螭龙紫金炉，焚烧着芳香馥郁的檀香，氤氲袅绕；桅杆上面，高挂着“钦命御史金事、奉天巡抚福建大臣 陈”的号旗，在朦胧的月影中摇

曳；船边的舷上，斜插着一枝枝幢幡，迎风飘扬。画船的四周，拴着一只只浮在水上的红漆木盆，盆中放着“菱荷献瑞”“芝兰凝香”“鲤鱼吐珠”“蟾蜍滴露”等象征祥瑞和预兆甘雨的盆景。江中的沙汀上，搭起了“海上仙山”“人间蓬岛”等大大小小鳌山灯景。据那主持水醮的副董事金焕斗说：“这意在接待神仙下凡，普救众生。必须一丝不苟，排列整齐，高低有序，不失诚敬！”那些花灯匠工和官差杂役们，花了一整天，才摆出个规模来。在画船两侧，另有八条小船，是让观礼乡绅名士乘坐的，此刻已是冠盖如云了。大家急着要瞻仰天子使臣陈伍山的丰采，赞颂他勤政爱民的风范，有的在无话找话，有的在低声吟哦，推敲诗句。直到谯楼打起二更鼓时，即听那大画船的锦幌里，响起了三声清磬。那船台上的帐幔徐徐地拉开，款款地走出了四个仙姬打扮的侍儿来。她们各提一盏挂在金钩玉如意上面的绛纱彩灯，颤巍巍地走到香案两侧，分头侍立。紧接着又听到一阵清琴暖响，象仙乐风飘，回荡江天。又有一个仙子装束的“焚香侍者”，用素净的玉盘，托出一个用蓝田白玉雕成的“百蝠”香炉，轻轻搁置在香案上。而后，她一转身，衽衿行了一礼，微启朱唇唱道：“有请金宪大人行香！”

焚香侍者话音刚落，就听两侧画船中飘起一阵笙箫细乐，那大画船两侧的四条小画船上，立即从幕幔之中钻出了四八三十二个腰悬利刃的旗牌官，个个威风抖擞，一起侧身朝大画船拱手呼喊一声：“恭请金宪大人行香！”乐手们于是奏起《将军令》，那唢呐、大钹、金锣、革鼓之声，恍如将军升帐，威武雄浑。只是那大画船锦阁的绣帷开处，先走出

了一文一武：文的乌纱蓝袍，相貌清瘦，髭须灰白，是泉州知府庞登元；武的顶盔贯甲，胖脸戟胡，是泉州卫指挥使金焕斗。这金焕斗此刻以副董事兼司“水醮赞礼生”，他拱手高呼一声：“敬请天子使臣、福建巡抚陈大人行香！”喊声中，画船锦阁里才迈出了头戴金翅乌纱，身穿大红蟒袍，足登虎头缎靴的巡抚陈伍山。他受到庞知府和金指挥使的恭迎，迈着八字步走向船头的香案前，肃然挺立。此人一副净白脸皮，一双长眉，一对细眼，一道尖削的鼻梁，不太宽阔的薄唇方口，轻掩着三绺稀疏的髭须。他站定之后，金焕斗又唱道：“恭请巡抚陈大人行香请神！”即见那焚香侍者双手递来早已点燃的三炷用檀木粘香制成的高炷龙凤清香。陈伍山单手接过，向前迈上一步，轻轻一展袍袖，尽量装得矜持大方，双手一拱，高高举起，两眼仰望苍穹，力求使人看出他一心精诚、万种虔敬的忧国忧民的赤忱。那金焕斗见陈巡抚高雅度，着实赞赏，心里暗想：“真是飘逸不群，洒脱非凡呀！”他也尽量要使自己显得庄严肃穆，用以表示一心诚敬，便又敞开嗓门，继续高喊一声：“宣读祭文！”那知府庞登元已有几分老态，行动迟缓。他慢慢地从袖里取出一份用黄牒写成的《祭江海神文》，轻咳了两声，清一清喉，才跪在船板上，高声朗读起来。这篇祭文指出，当前这场春夏大旱和流寇窜扰海疆的祸患，是因为“刁顽之民，不敬天地，不敬鬼神”，引起“上天震怒”造成的恶果。而巡抚陈伍山奉命按临泉州，“以生民为怀，以国计为重”，因此要借筭江八月的大潮，敬献用清源山虎乳泉酿成的美酒，恳请潜伏在黄龙窟宅的蛟龙和东海水宫的巨灵，能“施普天之化

雨，使禾稼得以萌生；扬闽海之鲸波，使倭寇因而覆亡……”

哪知庞知府刚念到这里，便听到笄江两岸观看的老百姓蓦地惊叫起来：“啊，流星快马！”“不知哪里又出事了？”呐喊声中，那骑在马背上的探子滚下马鞍，跳上岸边的哨船，喊声：“快找金指挥使！有紧急军情禀报！”那煞有介事地站在大画船上为巡抚陈伍山行香唱赞的泉州卫指挥使金焕斗，一听知道出了什么大事，胖得发肿的方块脸上的肌肉紧张地抽搐着，连鬓络腮胡也抖动起来，哪敢怠慢，急忙问道：“何方出事？”那站在哨船上的探子拱手禀告说：“金……金门陷在倭寇手里啦！”“啊！”金焕斗象突然被蜂螫了一下，浑身一颤，呆了半晌，才问出个头尾来……

原来，金门于昨夜天亮前被窜扰沿海的倭寇偷袭，岛上到处火光烛天。据从岛上逃出的居民说，金门城已陷入倭寇魔掌，千户姚平被杀，民房被烧毁无数，百姓死亡枕藉……金焕斗听了，两耳嗡了一声，心里打个冷颤，脱口喊了一声：“天呀，你净给我添麻烦呀！”

“镇静！”正在拈香顶礼的陈伍山毕竟是个官高势大的巡抚大臣，经事多，阅历广。他乍听之时，心略一颤，但转又一想：丢个小小金门岛算个什么？打从本朝开国太祖洪武皇帝登基以来，倭寇一直在沿海流窜骚扰，北起青州、登州，南至台州、温州，不知被攻陷多少海岛，被洗劫多少繁华城市。但倭寇不比北方强敌，目的不在夺取中原花花世界，只要把财物劫掠个精光，便不战自退，再到别的地方打劫去了。到那时，我只要派出一支兵马，虚张声势，佯作追

赶，便可以虚报军功，为自己的功劳簿填上新的一页……他当即断然下令：“先把人马撤进城去，然后从长计议。”

当时，巡抚陈伍山在指挥使金焕斗和文武官员、旗牌、武弁们的护卫下，退到了泉州城内的指挥使司。陈伍山稳坐在军机厅中的虎皮交椅时，第一句话便问：“金指挥使，那焚香侍者可安然无恙？”金焕斗即躬身禀告说：“请大人不用介意，已回到后堂安歇了。”“好，”陈伍山说，“这便是遇事不乱，进退有方！”

陈伍山其所以这样关怀那在船上捧炉的焚香侍者，事出有因。原来，这泉州卫指挥使金焕斗早在一个月前就接到福建巡抚衙门一位老知交的密信说：新任巡抚陈伍山将在八月按临泉州督察军务，视察民情。这位巡抚有个老习惯，不管驻跸在哪里，第一，喜欢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勤政风度；第二，他行囊里需要填满珍珠财宝；第三，更有一种爱美的癖性，需要绝色佳人陪酒、陪玩、陪宿。只要三者俱全，保你官运亨通，万事如意，三者缺一，轻者受责，重者革职问罪。为此，这位指挥使一连失眠了三个夜晚，琢磨着要如何应付这场官差。终于他决定在七月十五日晚上，借口要在指挥使司“得月楼”纳凉赏月，把泉州知府庞登元请来，饮宴之后，便要他的侍女翠鹃儿出来献茶。

这翠鹃十八岁了，生得小巧玲珑，那鸽蛋形的脸上，有对水灵灵的眼睛，一颦一笑，俏丽之中带有千般娇媚，加上能唱几段“小令”，能说几句甜蜜的俏语，很受这位年登五十的指挥大人的宠爱，夜夜离不了她。当然，也不肯轻易让她在别的官员面前露面，怕会引起馋猫思荤，招来麻烦。可

这回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献出翠鹃为“香饵”，希望得到这位巡抚大人的垂爱。而后再通过翠鹃的枕边悄语，捞取一个漳泉都指挥职务。那时，他官高势大，还怕弄不到一个更年轻更新鲜的可人儿？他给翠鹃露个口风。这翠鹃儿原来对这位指挥使已有几分看不上眼，他脸肿体胖，胡须如戟，那个形态，早使她恶心，加上他除了玩，没有丝毫温情默默的斯文雅度。前天晚上，她听主人说，要把她许给一位天子钦命的巡抚大人，心里暗想：巡抚是代天巡狩的大官，必然才貌出众，人品风流，心里当然高兴。可这俏娘儿还有自己的心思。她想，这老主儿平时连让我见个生人都不肯，今儿为什么这样慷慨？说不定是在摸我的心胸儿？我可不能上当。便一撇嘴嘟囔着说：“老爷，你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啦？”金焕斗说：“我的小乖乖，不是我不疼你，正因为疼你，才为你的前途着想。”他说，这位巡抚相公的夫人身上得病，医药无效，不久于人世了。她翠鹃要能侍候上这位巡抚相公，他夫人一旦归天，这巡抚衙门的闺闼之中，便成了她的天下。他忍痛割爱，就是为了成全翠鹃。当然，他也希望能得到翠鹃的照应。“嗯，你真坏。为了你，就摔掉我？”翠鹃儿偏又故意撒起娇来。这位指挥使并不动气，却笑嘻嘻地站了起来，作揖央告说：“我的好姑娘，为了你，也为了我，我认你作干女儿吧。这样，你的名份高了，我这老丈人的名份也跟着高了。”这翠鹃儿也真会顺风使舵，便说：“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既然是爹你出的主意，孩儿还能说些什么呢？”就这样，第二天便在厅堂上行了拜干爹的大礼。金焕斗当着众人面前给取名叫金翠娥，要上下的人都来参拜小

姐。但指挥衙门的人却偷偷地议论开了：“嘻！昨天夜晚还睡在一张床上，今天突然成了父女？！”“这该是当官的诀窍，将来便能看出其中的奥妙！”……

七月十五这天夜晚，翠鹃儿便是以指挥使的义女金翠娥的身份来到得月楼拜见庞知府的。金指挥使说：“府尊大人，这是贱内认下的干女儿。今年十六岁了，还待字闺中。”金焕斗因为金翠娥长得纤细娇嫩，有意把她减掉两岁，以便说明她尚是未出阁的黄花闺女。接着又说：这金翠娥的生身父亲是个秀才，从小教她一手好琴，还会唱几支曲儿。后来因贼寇叛乱，父女失散，被金焕斗的夫人收为义女。那庞知府看了金翠娥一眼，夸赞说：“令媛真是闺中之秀。”“老大人过奖了。”金指挥使说：“你我一连几个月为这灾荒、兵乱绞尽心血，幸得巡抚陈伍山大人关怀民疾，决意亲临泉城，使压在咱们心上的石头落地了。为了一解忧国忧民的愁怀，我特意叫这孩子为府尊唱支曲儿，以消胸中积忧。”偏是那金翠娥真会做作，装得扭扭捏捏地说：“爹也真是……在府尊面前，孩儿哪敢？”

这庞知府已是年过六十的老头了。他虽然是科甲出身，做过几任县官，一任工部主事，新近才提调充任泉州知府，在政务上颇有几分才干；但在官场应对上面，却远远不及金指挥使。当时，他拘谨地说：“怎敢劳指挥使令千金？”“好说，”金焕斗拱手道：“你我虽各职司文武，统属不同。可你老是一郡父母，诸事还得仰仗你的照拂。我女即你女也。面对长者，一唱何妨？”于是，他当即叫金翠娥唱一支苏东坡的《水调歌头》，那开头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

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支曲词儿，庞知府是熟悉的。如今他面对得月楼外那轮高挂天际的明月，听金翠娥一唱，恍惚被带进了那“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神话般的境界。当金翠娥唱完结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时，这位老太守还沉浸在清音雅韵的妙曼气氛之中。金焕斗见这位老夫子已经到了心醉神迷的地步，就猜想，那耽声好色的巡抚大老爷，必然要为歌声所倾倒，为秀色所沉醉。他高兴极了，就笑着问道：“府尊大人，听了颇堪入耳吗？”庞知府这时才从那曲中迷人的意境中醒转过来，笑着抚掌道：“好！真是珠喉神韵！”金焕斗得意地笑了笑，对金翠娥说：“翠儿，夜深了，你该歇息去了。我同府尊还有要事商量。”金翠娥会意，即向庞知府道声“万福”，就款款下楼去了。

金焕斗随即拱手向庞登元说：“府尊，巡抚陈大人八月初一就要从福州启程南下。听说他只在兴化府逗留三天，就到咱们泉州来，前后要驻蹕一个月。不知府尊作何打算？”

“老朽还未得到上司关照。指挥使竟然灵通如此？”金焕斗神妙地笑一笑，说：“你老府尊是天子廷命的四品黄堂，必然要受巡抚大人另眼看待。我金某只是巡抚大人麾下一名小小的武弁，还能不靠人通个信息，作个准备？”

听了金焕斗的话，庞知府这才知道，今晚绝不是为了赏月纳凉，而是为了磋商对巡抚来时“嘘寒问暖”的要事。他曾听人说过：这巡抚是朝中权臣严嵩的得意门生，官高势大，气焰满高，不好对付。他正为此事忧烦不安。如今经金焕斗一提，忙问：“依指挥使大人的意见？”“小官正在举棋不

定喔。”金焕斗故意卖个“关子”，说：“听说这位大人最重‘官声’，到处都要表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雅襟怀！”庞知府说：“这好办喔，就请他游览泉州名胜古迹，让他‘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来表露他忧国忧民的襟怀！”“哈！”金焕斗禁不住笑出声来，说：“老府尊，这位大人要的‘官声’不是一般喔。”“哪……？”“他最讲究实利，又要高名！”

那庞登元心中暗中嘀咕：自古以来，世上无非名利二字，名者为虚，利者为实，因此，有人舍利以求名，是为上乘；有人舍名以逐利，是为下策。不料这位巡抚是“鱼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也”！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金指挥使，看来这要比办十年积案更难呀！”“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金焕斗把话说得很轻松，端起茶来，慢慢地品尝着。庞登元见他这副安闲神态，料定他必有仙方妙药，能治眼前的心病。就略一欠身，以求教的口气说：“看来金兄胸有成竹。忝属至交，能否赐教一二？”金焕斗登时哈哈大笑说：“既然老府尊推心置腹，我哪能不剖诚相告……”他便叠起指头，有板有眼地把多日来思虑的三件大事全讲了出来。“高见，高见！”庞知府不断点头说：“接待上司，原是咱们份内之事；修设水醮让金宪大人祭告江海之神，可以照办；令媛之事，可由老朽作个月老，希望能先居如夫人之位。以后如何，要看她的造化了。”那金焕斗虽然满心高兴，但他只微微地点一点头，表示同意，却不肯在口头上表露出来，免得万一不成，反要招人耻笑。继而他又装副为难的表情说：“府尊大人，俗话说，‘嫁女容易嫁妆难’呀。而你老保媒